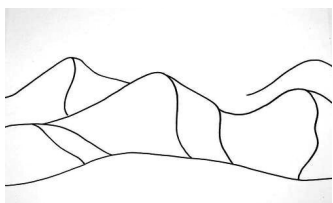


## ◎人生絮语



## 采薇人

《采薇》，一首来自三千年前的歌谣，描写了一位常年征战的兵卒，在战争结束后返回家乡的途中抚今追昔，想起自己艰难的军旅生活，想起残酷激烈的战争场面，他登高望远，回望从戎生活，一幕幕情景在眼前浮现。

从那个时候开始，采薇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，连带着薇这种植物，也引起人们的重视。薇是一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，开紫红色或者白色花，种子、嫩茎、叶均可食用。《诗经·采薇》中的薇用柔弱娇嫩的形象衬托了战争的残酷、思乡的热望、军旅生活的艰苦。

相传在殷朝末年，周武王伐殷，孤竹国国王的儿子伯夷、叔齐认为这是以臣弑君，于是拦马谏阻。殷败北后，两人隐居首阳山，不吃周朝的粮食，只挖薇菜充饥，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上。后来，采薇成为隐居避世的代名词。

王绩在《野望》里，有一句流传千古的诗句：相顾无相识，长歌怀采薇。当时王绩正辞官隐居在东泉，黄昏时分，暮色四合，他站在村口向远方张望，他在原地来来回回地走，反反复复地想。视野中，所有的树都披上了秋天的颜色，浓墨重彩，让人目不转睛。崇山峻岭间都洒满了落日的余晖，极目远眺，山野寂静，微风轻拂，牧人驱赶牛群回家，猎人骑着马带着猎物满载而归，一时间，山村喧闹起来，牛叫马也叫，人声也喧闹起来。王绩与他们对视，却发现彼此并不认识，可是这幅淳朴至善的景让王绩陶醉，他觉得自己无比适合这样的环境，真想什么都不想了，就隐居在这片山冈间，日日看这样的余晖，听这样的烟火声音，做这样的逍遥自在人。后来，他自称东皋子，躬耕山林，宁肯饿死也不愿再沉沦官场。他的生活是三千年前采薇征夫的生活写照，也是伯夷叔齐给他的人生启示：若无法适应现实生活中的苦痛，那就回归山林吧，在那里总有一片高洁之地只属于自己。

北宋书法家黄庭坚和王绩有一样的追求。他毕生所好，唯有在清江水中掬水望月，在南山脚下采摘薇草，像隐居山中的先哲们那样，以薇草为食。就像高大的树木喜爱鸟叫，天上的风总从容不迫一样，他也想放任自己遨游四海，万里也只是须臾一瞬

间而已。回首自己短暂的一生，他只有隐居山林的时候才是快乐的，像陶渊明那样，在东篱下采菊，悠然望着南山的风光，自由自在地写字作诗，也不失为一种人生。

《诗经·召南》里，有一首《草虫》，也通过描写妻子采摘薇菜的场景来表达对丈夫的思念。秋天来了，蚋蚋开始叫了，蚱蜢也开始成群结队的四处蹦跳，可妻子却还是独守空房，她的丈夫去了很远的地方服役，至今还没有音讯。第二年春天，薇菜也长出了嫩芽，妻子爬上高高的南山头，一边采摘薇菜叶一边向远方眺望，可前往只有一望无际的原野，哪有丈夫归来的身影。她忧愁焦躁，她忧思凄切，她悲伤烦恼，空等了一回又一回，薇菜采摘了一回又一回，也无法相依相偎，她只能一再吟唱，一再咏叹，情长纸短，然而情意深重。这个故事和《采薇》形成了呼应，一个是思念妻子的丈夫，一个是思念丈夫的妻子，他们隔着一片茂密的薇菜地，遥遥相望，相互惦念，思念在三千年的时空里流淌，一路漫过青草地，一路漫过薇菜苗，走进后人的视野里。

如今，我再读《采薇》时，脑海中浮现着的，除了绵长无尽的思念和盼望，还有辛弃疾在《鹧鸪天》中表露的有骨气的隐居的想法，王维在《送綦毋潜落第还乡》中表达出的隐居而不愿当官的思想，杜甫在《解闷》中描绘的辞官后的闲居生活，以及谢灵运在《苦寒行》中表现出的浓烈的思乡之情。

这片绿色的薇菜长在首阳山，在西山，在南山，在盐阜，在林泉，在山阿，兵戎过后，有人在那里隐居，在那里放声歌唱，一遍遍采摘薇菜，一遍遍诉说故事的起承和转合。现在，我们都是采薇人，在时光的长河里，拾取那一棵属于自己的薇菜，它代表了爱情、思念和人格的追求。

文/李娜

## ◎岁月如歌

## 望一眼石炭井

歌曲《起风了》中有这样一段歌词：这一路上走走停停/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/迈出站的前一刻/竟有些犹豫/不禁笑这近乡情怯/仍无可避免/而长野的天/依旧那么暖/风吹起了从前/从前初识这世间……

是啊，离开贺兰山石炭井已经十五六年了，从追着梦想迈出那一步开始，石炭井这个词就深深扎根进了心里。

依然记得校园里那座白净的雕像和充满神秘感的气象站，矿山救护队的大门威严耸立，电影院还有好多没有看完的电影，

洗澡堂的大池子冒着热气腾腾的蒸汽，还有石头下面用来换零花钱的蝎子，躲在草丛里的呱呱鸡，好像对石炭井总有说不完、写不尽的纠结和缠绵。

石炭井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从天南海北支援三线的前辈们，风餐露宿，靠一股执着劲将一车车乌金送到了国家需要的地方；七十年代，许多支援者将家安在了矿区，我的父亲便是其中之一；八十年代，我们这代人呱呱坠地，有的成了煤二代，有的进了煤矿，我和大哥接下了父亲的“接力棒”，从石炭井转战宁东大地，一干，便是十几年。

时间把情怀冲刷得越来越清醒，每个石炭井人都会想到，某一天这座因煤而生的矿区将“沉睡”，但他们不愿，也不敢去想，生怕想多了，一切会成为现实。

岁月轻描淡写地送我们跨过了千禧年，石炭井的辉煌也悄然从塔尖跌落，摔得最疼的是这些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矿工，哭得最凶的也是这些在石炭井挖了一辈子煤的人。也许是从三矿闭坑那天开始，也许是父亲转战红梁井下那年开始，石炭井的夹克衫不再光鲜亮丽，太阳每天懒洋洋地晒着这里，家属们向往楼房里的生活，却舍不得这片生活了一辈子的黄土地。

岁月碾压过的痕迹，让石炭井想要自觉地从人们心里走出去，它似乎不想听到矿工们不舍的呼唤，也不愿见到那一双双真挚的眼睛……在贺兰山腹地，像石炭井的地方还有许多，每个地方都有一段念不完、读不尽的往昔。

望一眼石炭井，这里没有杭州西湖的美景，一个小小的八号泉是记忆里最甘冽的泉水。沿着光秃秃的贺兰山爬上一圈，颇有“恰同学少年”“指点江山”的豪气。三矿的庙山像心头的“五岳之首”，每一次攀爬都得咬紧了牙关。

望一眼石炭井，这里没有十里桃花盛开的美景，沙枣树和榆树缠绵在马路两侧，牵牛花迎着太阳咧嘴笑，地蕾花的花蕊尝起来有丝丝香甜。挺立的烟囱像保卫家家户户灶台的勇士，院子里的小黄狗眯眼享受着静谧的闲适。

望一眼石炭井，这里没有长城的迤邐，曾经热闹的凉亭静默在那里。那些还冒着炊烟的房子，是一份不舍，是对石炭井的情深意切……

去年夏天，我又回到了石炭井，在她的怀抱里既陌生又熟悉，残垣断壁的家找不到了踪迹，一眼望去，全是平整过的土地。我们的石炭井啊，就这样走出了矿工的心，那座凉亭，那棵老树，那个曾经播放着歌曲的大广播，都不见了踪影。文/王永航

## ◎往事情怀



## 奶奶腌菜

“四大娘，今年腌了多少菜？”郭家圪楞的二婶子从大门口就走就问着，胳膊窝还夹着一个布袋子，手上拿的一对别着针线的花鞋垫子。“四大娘能腌多少菜了，全是给娃娃们腌点爱吃的，咋也得腌个三四瓮，要不娃娃们不够吃。”奶奶弯着腰一手扶着瓮檐子，一手拿着个大锅刷子，沾上水“唰唰”地刷着准备腌菜瓮。这大概是我一直没能忘记的情景了，刨完山药，打完糜子，把地里的营生打理好，村里家家户户就开始了腌菜模式，菜腌的越多才是好人家。

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生活在准格尔旗王青塔村麻家沟社，快到上冻季节，村子里的人们都盼望着“挂菜”（卖菜）的来，奶奶总是站在“场面”往薛家湾的方向瞭着，我问奶奶看啥，奶奶说：“听说沙塔你叔叔从呼市进的白菜回来卖了，人们尽说好白菜，咱看看多会儿来呀，咋好问人家挂点好白菜。”小时候我不明白什么叫挂点白菜，后来才知道那时候磅秤上有个钩子，按重量往上挂铁饼，称斤数，称白菜就变成了挂白菜。

傍晚时分，老远看见有两个亮点一闪一闪的，奶奶说：“燕燕，车快来呀，快回个吼你爷爷，把毛驴车套好了，到沟底等着个。”一听车快到呀，我从“场面”一奔子跑回院子里，扯着嗓子喊：“爷爷，车来了，娘娘叫你套上毛驴车去沟底等着了！”还没等爷爷回复我，我就一奔子又跑了，像个“通讯员”似的挨家挨户地去找伙伴们，告诉他们要来一辆装大白菜的车，可大了么！一会儿功夫，我们这点小伙伴们都已在“沟底”（因为住在半山腰上，对低处称作沟底）集合了，车几乎是被我们这些小伙伴们拦下来的，围得水泄不通。一辆天蓝色的车，上面装满了大白菜，数也数不清，这可比三轮拖拉机威风，咋也比四个三轮拖拉机大。开车的叔叔很利索地打开车斗子，村子里的人们一下子拥上来，七嘴八舌的：“他叔叔，你套白菜可是点好白菜，就不知道贵贱了？”“套白菜可是大了，他叔叔你套一车可是不少挣哇？”“是不就拉了套一车，卖完再来也呀不？”开车的叔叔回答：“放心哇，可好白菜，不挣钱，就套一车了，拉完我盘煤个呀！”瞬间，根本不用开车的叔叔自己动手，村里几个有力气的站在车上问：“来来来，谁家要多少赶紧说，我们给往下搬，赶紧上称，给完钱拉上

回”。陆陆续续的，这家三百斤，那家四百斤……

那么一大车白菜，最后车斗子上就剩点菜叶子，爷爷把大白菜放在毛驴车上，让我坐在大白菜上，赶上毛驴车往家走，我恋恋不舍地望着那辆菜车，心里嘀咕：我要是有这么一辆车就好了，能卖大白菜，还能盘煤！现在想想，我有那么一辆车能干啥，没有大车本儿！

腌菜的时候，爷爷奶奶都不用分工，奶奶在院子里刷着腌菜瓮，偶尔吼喊我：“你把那可跳点，咋那么爱耍水了，把个新新儿介的红条绒 hia(鞋)糊成泥不灿，看你爷爷拿笤帚把子个兰。”旁边来串门的二婶子缝了两针花鞋垫，笑得不行，放下花鞋垫，过来帮奶奶扶着腌菜瓮对我说：“快不要跳了，看你爷爷真的收拾你呀！”爷爷耳朵有点聋，压根没听到，自顾自地切着菜，那么多大白菜，爷爷一个一个切成四半，堆在一起，然后就去东窑，生火烧水，准备煮白菜。烧上水的爷爷出来院子一看，偌大的土院子，水深的地方我拿小铲子挖的更深了，到处是泥巴，水浅的地方，我拿柳棍全画上了方格子，丢石头跳格子玩的正开心。爷爷随手抄起笤帚开始追我，我一奔子跑在脑畔，爷爷看见捣乱的不在，就开始帮奶奶把腌菜瓮都搬到粮房摆好。

紧接着，爷爷提出一袋子地溜子，倒在大洗盆里，一遍又一遍的冲洗直到干干净净又端在粮房，偶尔出来看一眼脑畔上的我，吓得我赶紧弯倒腰检查谷子，捡一会儿偷偷地往下瞭一下，看见爷爷又倒了一袋子蔓菁，一袋子心里美，把碎须都清理干净，清水冲洗后放在案板上。奶奶坐在地上，开始切案板上蔓菁和心里美，一部分切成丝腌，一部分团圆的腌，还切了一袋子圆菜，零星的还有些尖椒，芹菜，鲜姜之类，配方我是不记得了，因为我在脑畔检查谷子了。二婶子又放下针线，跟奶奶一起切菜，就切就说：“四大娘，你腌这么多菜能吃了了？”奶奶接探到“敢是有娃娃们了哇。”确实，老爸兄弟姐妹八个，回来趟老家，大人孩子得坐三四张席，每次家里人团聚的时候，奶奶的烂腌菜，酸菜，都是大家最抢手的，团聚的时候一品为快，返程的时候还抢着拿点儿。

慢慢地感觉自己捡的杏谷子数量差不多了，能回家“将功补过”了，我窜回院子里，赶紧去粮房看菜瓮。哇哦，四口大瓮，亭亭玉立，想想很快就能吃到猪骨烩酸菜，猪骨头的肉香油香配上酸菜的酸鲜，拌上米饭怎么也得来上两大碗。再想想猪油调酸粥就上点带冰凌茬子的烂腌菜，荤素结合，忍不住就多吃下。

回忆总是一幕一幕，关于童年，关于爷爷奶奶，心里总是满满当当，也许有些情节会模糊，但是心里那份怀念永远不变！文/贾春燕